

永井荷風

澤東綺譚

澤東
綺譚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永井荷風——著

谭晶华
郭洁

濯东 绮谭

濯東綺譚

〔日〕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郭洁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溧东绮谭 / (日)永井荷风著;谭晶华,郭洁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

(永井荷风小说精选)

ISBN 978-7-5327-7562-0

I. ①溧… II. ①永…②谭…③郭…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380号

根据岩波书店1971年版《荷风全集》译出

溧东绮谭

溧東綺譚

[日]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郭洁敏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玮

装帧设计 COMPUS·汐和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om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5 字数 103,000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562-0/I·4626

定价: 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601369

前言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待、金阜山人等，一八七九年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担任过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书长。永井荷风早年受到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学时代爱读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学着写过俳句、落语、狂言和汉诗。一九〇三年，其父为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让他去美国留学，而永井荷风更崇尚欧洲文化。留美期间，他受到美国自然风情的感染，后又转道法国旅行，因与父亲发生龃龉，失意中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的郁悒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创作思想和风格均有明显变化。回国后他出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主办了日本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一九一六年，永井荷风辞去教授和杂志编辑的工作，开始了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一九五九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于独居的陋巷。

永井荷风一生留下了许多小说、随笔和译作。最早的小说在当时的名作家广津柳浪的推荐下发表，初期作品《野心》（一九〇二）、《地狱之花》（一九〇二）等受法国左拉的影响，有早期自然主义的倾向。从法国回来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美国故事》（一九

〇八)和《法国故事》(一九〇九)后,一跃成为知名作家。虽然《法国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但这段时间是永井荷风创作生涯中创作愿望最强烈、生活最充实的时期。他应夏日漱石之邀而发表的长篇小说《冷笑》(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对明治社会的丑恶、庸俗和肤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永井荷风的小小说代表作有《隅田川》(一九一〇)、《竞艳》(一九一六)、《梅雨时节》(一九三一)和《濠东绮谭》(一九三七)等,此外他还著有随笔集《江户艺术论》(一九二〇)、《雨潇潇》(一九二二)、《下谷丛话》(一九二六)、《荷风随笔》(一九三三)及一些剧本。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日记《断肠亭杂稿》,简练而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优秀的随笔作品,也是了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风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译诗集《珊瑚集》(一九一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有名译作,曾给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诗人以很大的影响。永井荷风于一九五二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委员。

早期作品《地狱之花》(谭晶华译)是通过一位在富豪家当女教师的姑娘园子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时代妇女决心冲破世俗观念、争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学界看作左拉主义的宣言,影响很大。

永井荷风在文学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狱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并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此遭到社会的仇视、

摒弃，非常孤立和苦恼。主人公园子对此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是“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这种不公平现象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反感和义愤。

这一点在《濯东绮谭》（谭晶华译）中也有明显的表露，他认为：是宰相和教育家们的欺骗、“名正言顺的妻女们的虚荣心”在“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的、邪恶而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

此外，永井荷风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媒介为取悦读者而动辄对文人“笔诛”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几次“受害”，除了敬而远之之外，只能怀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行嘲讽，甚至不惜咒骂几句来解恨。在《地狱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说：“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做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会才不以为然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部分文学家充当御用文人，战时还有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而撰写所谓“国策文学”的人。永井荷风则一直采取正面对抗的态度，他的反战精神在日本文坛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论在日记《断肠亭杂稿》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曾采取抗税措施，目的是不让军队去多买炮弹。在代表作《濯东绮谭》中，永井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

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势和奇怪的社会风气。例如主人公面对警察的无理盘查和抄身，臆造了一个家庭成员——妻子，并把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说成妻子的誕生日，临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烟雾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以表示对警方的蔑视。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机广播的噪声，而噪声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拿九州方言讲的政论”。尽管商店橱窗里装饰了战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关心，使主人公感到“异样”。“五·一五事件”^①后，电线杆上贴满号外，而民众对此并无特别表情，“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在这部作品里，永井荷风对警察的蛮横、无知以及日本发动大战前的黑暗时代的嘲讽是尖锐和无情的。他怀着一种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国家步步滑向战争深渊。

由于永井荷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对西方文化和文明极为熟悉，他比较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二百年的锁国期，到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发挥天生的模仿才干，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永井荷风在作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军青年将校和“爱乡塾”学生对政府腐败和《伦敦条约》削弱了日本海军力量一事不满，为建立军事政权而发动兵变。兵变军人袭击首相官邸等处，杀害犬养毅首相。事件后日本军部势力增强，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

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嘲弄和批判。

《梅雨时节》(郭洁敏译)主要写一个名叫君江的咖啡馆女招待从乡下进城后,在东京闹市银座的特定环境中,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变成一个沉溺在与异性淫乱取乐之中又毫无羞耻感的女人。她的堕落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快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使人道德沦丧的现象,有文明批判的倾向。在《濠东绮谭》中,永井荷风对当时东京实际存在的俗恶现象披露很多,抨击得也很激烈。诸如咖啡、红茶的喝法,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栏杆的装饰,出租汽车司机的不文明举动,现代人无处不露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优越感,文人墨客的结党营私作风,等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永井荷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及精神状态。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这样评价他:“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而且还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因此,当时的永井荷风就像一只立于鸡群的鹤,他是孤立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有明显的怀古倾向,代表作《隅田川》(谭晶华译)就是永井荷风创作中最具古典风格的小说,主要人物长吉、阿丝及萝月的形象与残留着江户情调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写出了完整的艺术意境。长吉的感情和心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永井荷风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户时代的艺术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尽力把该处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表达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

《濠东绮谭》也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情绪。在谈到阿雪的形象时，永井荷风写道：“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令人怀恋的幻影。”“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这种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户时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极和颓废的。永井荷风对它的无限留恋和热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会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造成的结果。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事件”^①（也叫“大逆事件”）发生时，担任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风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火花》一文中说：“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种格调，从这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

另外，永井荷风还写有《积雪消融》（谭晶华译）和《两个妻

^①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图谋杀害天皇而被捕，十二人被处死。

子》（谭晶华译）等中短篇小说。

应该看到，永井荷风的文学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其思想倾向也决不是单一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坚持自己思想、维护自己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艺术上，永井荷风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感觉敏锐、语汇丰富、诗情洋溢，其艺术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

谭晶华

目录

前言 / I

梅雨时节 / 1

濯东绮谭 / 99

梅雨时节

君江是银座咖啡馆的女招待，这天她下午三点接班。走出在市谷本村町租借的屋子后，她沿着护城河蹒跚而行，在城外坐上公共汽车，到日比谷下车，走过一座凌空高架铁路桥，拐入一条饮食店林立的小街，一眼望去净是招徕生意的旗幡，像是步入了近郊的小镇。君江是来找一位占卜师算命的。这位占卜师租一间小屋作事务所，玻璃窗上写有“周易占卜金龟堂”的金字。

自去年年底起，君江遇到了一连串的倒霉事。一次同两三个小妹妹一起去看歌舞伎，回来时海豹皮的大衣、大岛产的外套、绸面棉袄、还有长衬衣都从袖口处被人剪破了。接着，插在头上的、镶嵌珍珠的玳瑁梳子也不翼而飞。原以为是被扒手偷去的，但后来不知谁把死小猫扔在她卧室的壁橱里，这时君江才觉悟到有人在对她搞报复、进行恶作剧。这些年来，君江虽然生活放荡，但想来想去倒未曾干过什么招怨于人的坏事。起先她只是觉得奇怪，并不在意。然而最近专门刊载银座一带饮食业、咖啡店女招待桃色新闻的无聊小报竟登出了有关君江的、迄今为止谁都不知道的事。所以她突然害怕起来，并听从别人劝告，拟去起课。

桃色小报登的消息既不是诽谤，也不是中伤，而是赞美君江的容貌，似乎并无恶意。但是它泄露君江大腿内侧自幼起就有一颗黑痣，并写道：据说这是象征君江长大后皮肉生涯的不祥痣，果然不出所料，她当了女招待之后又长出两颗黑痣，君江对此又惊喜又害怕，因为这预示她的靠山将有三人。君江读到这里，感到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左腿内侧确实从小长有一颗黑痣，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又并排长出两颗。这些都是事实。君江是在去年春天初次在上野池旁的咖啡馆当了一阵女招待后，转到银座的咖啡馆时才发现这两颗黑痣的。知道这一情况的只有松崎和清冈进两人。松崎是个好色的老头，君江未当女招待之前就同他有了关系，并一直保持至今。清冈进是搞文学的，自从在上野咖啡馆同君江好上后就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君江那黑痣的部位很特殊，就是亲兄弟也不会知道。即便在澡堂里，人们也不会注意。黑痣本身无关紧要，可君江疑惑的是连澡堂里的人都不曾注意的地方，新闻记者怎么会知道呢？联想到自去年底就出现的疑问，君江陡然感到恐怖，担心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就赶紧去起课。在这之前君江是无神论者，从未抽签占卜过。

新时代的占卜师将公寓一室辟为工作室。他大约四十岁，胡须刮得光光的；穿一身西装，戴一副玳瑁宽边眼镜。他那副接待来客的模样，活像医生或律师。这间工作室的玻璃窗上悬挂着“天佑平八郎书”的匾额，从玻璃窗里能清楚看到电车来来往往。墙壁上贴有日本地图和世界地图，桌旁的书橱里则分别整整齐齐排列着洋装书和有书套的日本线装书。

君江取下薄薄的披巾捏在手里，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下。穿西装

的占卜师合上正阅读着的书，将转椅转过来对着君江。

“是占卜婚事还是命运的吉凶？”他脸上堆着笑问。

“不是占卜婚事。”君江不敢正视。

“那就让我从吉凶谈起吧。”占卜师像妇产科医生询问病情似的，尽量使对方精神放松，和蔼可亲地说：“占卜是很有趣的，各种各样的客人都会来。他们每天早晨去公司上班时来弯一下，占卜一天的吉凶。不过自古至今，问卜总有灵的也有不灵的，要是您碰到个凶卦，请不要在意才好。您多大岁数？”

“是个整数。”

“那是属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五月三日。”

“鼠年五月三日吗？”占卜师立即取出竹签，嘴里念念有词，将算木摊在桌上，“从你的流年来说应是离中断卦，要是完全按照易经字面解释，你会不得要领。让我简单地用自己的话讲给你听吧。这个离中断卦，无论男女大都远离家人，朋友极少，一个人孤单度日。您的生日是游魂旋风卦。这个卦说明即便您的境遇一时发生了变化，也会渐渐好转的，您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拿天气作比喻：风暴过后，虽然仍有强风，但总会慢慢平静下来，不久就会恢复到原来的风平浪静。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君江用手摆弄着放在膝盖上的披巾，茫然地看着占卜师的脸，感到他算得不完全对，但也有对的地方。她不由得感到害羞，又低下了头。所谓一时发生的变化，想来就是指不听父母劝告、远离家门到东京当女招待一事吧。

君江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母以及亲戚们的逼婚。她的家在埼玉县丸冈町，离上野车站约有两小时的路程，是一家制作当地特色点心的店铺。君江的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叫京子的人在牛込当了艺伎，约一年后被人赎出，纳为小妾。君江一直同她有来往。由于君江无意做乡下人的老婆，从家里逃出后就居住在京子家里。乡下曾几次来人把君江领回，可她旋即又逃了出来。父母无计可施，只好听凭君江的任性，允许她在城里做银行或公司的职员。

靠京子丈夫川岛的帮忙，君江不久即被一家保险公司雇用。然而，这是应付家里的权宜之计，不到半年她就在京子家吃闲饭，一天天混日子。京子的丈夫突然因挪用公款被关进检察署。京子就将当艺伎时的老相识无所顾忌地领回家来。在经济上入不敷出时，她就常与相好幽会，或去游乐馆^①，日子过得还挺自由自在。君江在一旁看得真切，不禁有些羡慕，心想什么时候也干它一下。无奈这一行查得很严，京子是恢复以前的艺伎身份，通过了；君江也想尝尝当艺伎的滋味，但了解到领执照有一条规定：由所属的警视听取家里的意见。因此，她只好死了这条心而当了女招待。

京子必须往乡下的家里寄钱，而君江则无这个家累。她从小在乡间长大，对时髦的打扮不大感兴趣。要不是有人邀请，她自己是不会去看戏或看电影的。就是小说，也仅仅在电车里翻翻而已。除此之外，可以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爱好什么。因此，只要付出每月的房租和梳头钱，她无须硬向男人要钱。相反她总是免费满足男人的要求。所以虽说君江一贯生活放荡，但总也不至于招怨。

① 专供召妓游乐的酒馆。